



著等堡倫愛·亞里伊
譯 培 德 韋

俄羅斯的靈魂

書叢藝文聯蘇

The Soul of Russia

魂靈的斯羅俄

Ilya Ehrenburg

著等堡倫愛·亞里伊

譯培德章

1 9 5 1

行印書藝文

號八二三路中南河海上

前記

這本小書包括五個短篇，都是從莫斯科外文出版局所出的英譯本“Army of Heroes”一書中選擇出來的。前四篇是蘇聯偉大衛國戰中各種典型的戰鬥英雄的素描，最後一篇是愛倫堡對蘇聯取得勝利所做的一個概略的檢討。

第一篇「老兵」(A Veteran)。它描寫一個蘇聯的普通農民在法西斯匪徒侵入了他們國土的時候，多麼從容地離開了家，担負起保衛祖國的偉大任務來。蘇聯一般農民的政治水平是很高的，當祖國需要的時候，他們沒有絲毫地畏縮，他們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而戰，甚至小孩子也知道：「爹爹是去打法西斯的。」

在這篇文章裏，我們可以看到蘇聯士兵一方面對敵人作戰是無比地英勇，

另一方面對自己的人民却是無比地仁愛。當卡納耶夫受傷的時候，他把自己的紗布替另一個受傷的小孩包紮起來，讓自己忍受着痛苦，以致昏迷過去，這種偉大的仁愛是多麼可佩！其次我們還看到蘇聯士兵們之間是非常團結的。部隊好像是一個大家庭，老兵對新兵正好像哥哥對弟弟一樣親切。卡納耶夫說：「在戰鬥中最緊要的事情——團結。」

第二篇「三日」(Three Days)，描寫一個蘇聯的坦克隊在一次出擊當中三天三夜沒有休息，一直深入到敵人的後方，完成預定的任務。這篇文章告訴我們蘇聯紅軍戰鬥精神是多麼可驚！爲了殲滅敵人，完成任務，只有在對社會主義祖國熱愛的鼓舞之下，才能夠表現出來。當他們最後勝利完成任務的時候，他們的心情是何等愉快啊！

第三篇「使他變成一個勇士」(Making a Man of Him)。這是寫蘇聯魚雷艇上的一個年輕、聰明的水兵，如何熱愛着他的政委。但是這種愛只是「幼稚的，混沌的，敏感而愚昧的，」這種愛甚至使他犯了罪。以前他鄙視洗碟子的

工作，他鄙視搬炮彈的工作，他憤恨他永遠不能做一個蘇聯英雄，但是在政委正確的指導下，在政委的人格感召下，他逐漸地成熟了。最後當一個萬分危急的時候，正是他——一個搬運炮彈的水兵——挽救了船，挽救了全船人的生命。

第四篇「蘇魯卡之死」(Grigolr Sulu'ka)描寫一個蘇聯士兵在戰場上受了傷被德寇俘虜去，在酷刑拷問之下，他是怎樣地忍受着痛苦，不願把任何一點消息告訴敵人。他悔恨他的死沒有得到更高的代價，他痛罵着敵人，從容就義。這種代表着俄羅斯民族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！

最後一篇「俄羅斯靈魂」(The Soul of Russia)。這是一篇檢討蘇聯在偉大的衛國戰中取得勝利原因的精闢的論文。它告訴我們蘇聯勝利的主要原因是什麼。「有人說由於俄羅斯人英勇的天性，由於俄羅斯士兵傳統的本質，由於俄羅斯領土的廣大與天然資源的豐富，」當然這些都是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却是俄羅斯的十月革命。「我們充分地把握住了俄羅斯與十月革命之間的

有機聯繫……如果不是革命，俄羅斯便可能喪失了她的獨立，可能背叛了她的歷史任務。」

現在把這本小書用「俄羅斯的靈魂」做書名，是很恰當的。前四篇可寫各種典型的戰鬥英雄，稱他們為「俄羅斯的靈魂」是可以當之而無愧的。正是他們，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下，消滅了法西斯匪徒，保衛了社會主義的祖國，取得了最後勝利！

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德培記於上海。

老兵

格羅斯曼(V. Grossman)

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，他晚上作了工回家；在喫晚飯之前，他走到院子裏去劈柴。他的粗大的工人的手把斧頭高高地舉過頭頂，堅硬而多節的木頭在迅速而有力的劈砍之下，都喀喳喀喳的裂開了。

『嚇呀，卡納耶夫，你回來了嗎？』村蘇維埃主席向他喊道。

他緩緩地丟下斧頭，把一塊飛出來的很大的木片踢到他所劈的柴堆裏去，用手背把額上擦一擦，向著籬笆走去。他很鎮靜地走着，嘴唇上浮着笑容，但是他的心却在怦怦地跳着。

『那是什麼？』他問道。

『你自己知道，』主席道。『在這里簽個字。』

他用被烟熏黑的指頭指着一張大紙的下面。

當卡納耶夫簽字的時候，主席說道：

『好，凡雅，我希望你戰勝敵人，平安無事地回到家裏來。』

『是的啊，』卡納耶夫道，『我自己知道如何戰勝敵人，但是不要忘記了我的妻子是在家裏，而且還有兩個老人同小孩子們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』

『我明白，』主席道。

『對，那麼問題就解決了。好，再會吧。』

當他走向屋子裏去的時候，主席在他後面叫道：

『馬車將在六點鐘來接你。』

卡納耶夫在院子中間停下來，在那裏站了片刻。

『唉，甚至連一點柴都沒有給他們預備好。』

這時各種紛亂的思想，關於他的妻子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孩子，以及他的未完畢的工作，都開始在他的腦子裏盤旋起來。有好幾十件事都是應當照料的。但是他來不及了！

他走進屋子高聲說道：

「啊，妻子，把鄰居們找來，並且到小店裏去買點酒來，我明天要離開家了。」

他的母親同他的妻子眼淚忍不住梭梭流下。

「啊，啊，這是什麼意思！」他嚴肅地說道。「總之，你們知道我是到什麼地方去的！」

「爹爹是去打法西斯的，」他的小女兒說道。

他撫摸着她的頭髮，心裏感覺一陣難過。

他受到一個熱烈的歡送會。每個人都唱着歌，甚至老年紀人也參加在裏面。

他們唱了很多歌。卡納耶夫伸出他晒黑的工人的手向客人們說道：

「我知道怎樣去打槍。我曾經服過兵役。不要擔心，機會來到時我不會失去的。」

他在早晨的時候離開了家。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早晨啊！露珠在草地上閃耀着，它的一望無際的燦爛的光輝，如同在平時一樣。當馬車顛簸着走動起來的時候，卡納耶夫想到了他家鄉的小鎮——杜布羅維奇(Dubrovichi)。他在那里作了好多的事啊：在造磚場裏，在煤礦裏，當過搬運工人，替工廠作過五年的船夫——逆水拖着五百普特(пуд)(註)的貨物。他的臉色很難看，一直到索洛查(Solocha)——這是他報到的地方——整個途中他沒有向馬車夫說一句話。

這個俄羅斯人有一顆偉大的心。他的心裏蘊藏着大量的溫情與熱愛，對於他的家庭及朋友，對於他的祖國及艱苦的工作都是如此。當他現在去參戰的時候，他想到他所遺留下來的一切，想到這一切當馬一步一步前進的時候它們是越去越遠了。是的，卡納耶夫是有着一種目的去作戰的。而且在那種炎熱的夏天，空中晴朗無雲的時候，鐵雲却從西方地面上沉重地捲來，而幾百萬的伊凡·卡納耶夫坐着集體農場的馬車同樣地向西開去，與敵人會戰，把敵人擊

退。

他被派到一個坦克旅的流動步槍營裏。隨着這個營他到了前線，隨着這個營他經歷了一次空前的戰爭，隨着這個大隊他現在還在繼續地作戰。在這里他認識了很多朋友，在這里他獲得了普遍的愛與敬，在這里他變成一個老兵，沉着，勇敢，嚴肅，和仁慈。在這里他發現了他的純潔的靈魂——一個俄羅斯的士兵，一個有着崇高與嚴正的道德的人。在這里他參加了共產黨。

這個營的第一次戰鬥也就是卡納耶夫的第一次作戰。這次戰鬥是發生在里波夫卡(Lipovka)。這個營在夜裏進入了戰壕。正當日出的時候，敵人在左翼開起了機關槍，並且燃起了很多桶汽油。這個營撤退到森林裏也開起火來。起初一切事對於卡納耶夫似乎都很驚奇及可怕。他聽見炮彈從他自己陣地裏發射出去的時候，好像聽見敵人炮彈似的把身體蹲得很低。鎗彈在他頭上很高地飛過也嚇得他平臥下來。他分不清發炮的聲音同炮彈爆炸的聲音。迫擊炮彈的哀號使他感覺痛苦。但是漸漸地他對戰鬥的狂熱習慣了，而且他還感覺到作戰的

驕傲。實在地，當他第一次作戰時，他簡直不了解自己在作什麼，好像喝醉酒一般。他的腦子是模糊的，他自己記不起他說了些什麼，或作了些什麼。以後政治指導員告訴他，當堅守被德軍炮火所破壞的機關槍庫，戰鬥最緊張的時候，他是如何興奮起來，並且叫道：

『政治指導員同志，讓我們戰到最後吧！』

他們告訴他，他是在黃昏之前首先跳進德軍戰壕中的一個。

『也許，也許，』他忸忸地說道。『但是我自己一點也記不得了。』

那天夜裏他很久不能夠入睡。但是那時幾乎沒有一個人睡着。每個人都談論着白天的事。那天夜裏卡納耶夫第一次說道：

『嚇，在我們的營裏，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團體。』以前他却時常說：

『回到杜布羅維奇鎮的家裏去吧。』

現在他覺得以偉大的共同目的與熱血把他連結在一起的人們，對於他的親近與愛護，好像他兒童時代的好朋友，他工作中的同伴，他自己的親兄弟一

般。

他化了很長時間把他的槍擦得十分潔淨，喃喃嚕嚕地拉着槍門，眯縫着眼睛窺視槍口。甚至以後當他在夜裏睡下的時候，他還一直的摸着它。

『我得到一隻好槍，』他低語道，『它跟着我去打仗，一直到戰爭的結束。』

他對於它的敬愛，一如若干代所傳下來的對於勞動工具——斧頭，鋸子，犁——的敬愛一樣。

流動步槍營是生活在一種經常不斷地進行猛烈戰鬥的環境當中。紅軍爲了保衛國土流了很多的血。而他們所流的血永遠地把他們凝結在一起。這個營變成鋼鐵一般，獲得了軍事上的經驗。

有時卡納耶夫覺得好像他一生都是在戰鬥中。他參加過無數次的行軍，作過好幾十次的偵探，遭遇過幾十次的激烈的小戰鬥。有一次他衝出戰壕想從事於白刃戰，但是德國人逃走了。這些德國人一聽到紅軍的歡呼聲音，便立刻跳

- 8 -
起來轉身逃跑。

在波哥杜霍夫 (Bogodukhov)，卡納耶夫受了傷。下面是他自己所說的「一段故事」。

「我們在那里與德國人正面地遭遇——我們只十五個人，而敵人却有整整一排人，還有一個軍官在前面。我興奮到極點，一心想把他活捉來。『站住！』我喊道。他向我開了一槍。子彈中在我的肩膀上。『是了，』我想到，『你不願投降，我明白！』我向他瞄準——我的槍無論如何比他打得準——於是他倒下了。我的受傷的手膀流了很多血，但是正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一個鄉下孩子也倒在那里，被流彈所傷。我怎麼辦呢？你知道，我自己也是有小孩子的。是了，我把我的急救箱裏的紗布完全給他用了，把他的肩膀上包紮得十分完好，但是我自己脖子上的血却一直流了出來。我倒了一點水在肩膀上便昏了過去，於是我們的士兵走來把我的膀子包上。有兩個星期我是相當痛苦的，但是我並沒有離開營。沒有事留在醫院裏作什麼呢？而且我也不願意離開我的隊部。」

冬天來了。補充的新兵派到營裏來，都是年輕的孩子。對這些孩子們說話，卡納耶夫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老兵，沉着而有經驗的樣子了。好像他確實知道得很多。很自然地卡納耶夫在他的連裏變成了一個老師或顧問。他同這些青年紅軍的談話，以及他答覆他們的問題都是很動聽的。在他的言語中，一個人可以體會到可怕的戰鬥經驗，激昂的士氣，及一個老兵日常的機警。

『當我衝出戰壕的時候，我也常常有各種可笑的心理，但是現在我是反對這樣而不再想到它了。發動進攻的最好時間是在一清早，天亮前後。那時天還是昏黑的，你可以看見他們所有的陣地，機關槍在什麼地方，照明彈從什麼地方射來。總之，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們從什麼地方發槍。而當你突進村莊的時候，天已經亮了。在村莊裏天亮的時候比較方便得多——你不至於分辨不明，你可以把這裏所有曲折隱僻的地方都認識出來。』

『牢牢記着，孩子們，當我們的營奉到命令守一個地方的時候，我們就要守住牠。我們的營從來沒有一次把我們的背向着德國人。』

談到這個營的慣例，他說道：

『我們每一個紅軍士兵都遵守着一個高尚的紀律：不僅要救回受傷的，而且要救回死的。有一天我昏迷了，我被炮彈震得迷失了方向。有一個孩子幫助我，把我救出了危險。一個良好的夥伴他是不會逃避的，他伴隨在你的身邊一直到死。在戰鬥中，最要緊的事情——團結。』

×

×

×

流動步槍營的士兵伊凡·卡納耶夫捆着他的背包預備作五十公里的行軍。正在這時助理政治指導員向他走來，說道：

『卡納耶夫，我說，卡納耶夫，你想接到任何信件嗎？』

『什麼，什麼？』卡納耶夫問道，但突然他明白了，興奮地叫道：

『來吧，政治指導員同志，真的有我的一封信嗎？』

熱血充滿了他棕黑色的，被冬天的太陽與草原的烈風所摧殘的面孔。他低聲讀着信，當他遇到一個字認不清的時候，便把眉毛皺起來，不耐煩地抱怨着。他的朋友們站在他的四周——這都是他本連的人——聽着他念信。他們的面孔都是嚴肅的，而在這個永遠含笑的機關槍手的臉上的表情更是莊嚴的，甚至可怕的。

『一個兒子，』卡納耶夫道。『你們聽見了嗎，朋友，我的妻子生了一個兒子！』

每個人都看見眼淚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。

『主席常常來看我們，我們過的生活很好。集體農莊對我們的幫助很大。不要焦我們的心，』卡納耶夫讀道。

每個人都笑起來，高興起來，因為他們都知道卡納耶夫在離開家到前方來的時候與主席所談的話。

讀完了信，卡納耶夫把它疊起來裝到口袋裏去。每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他，